

2011—2013



《朔方》
编辑部
编

首届《朔方》文学奖

入围作品集
(2011—2013)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朔方》文学月刊，创刊于1959年。1959—2014，55年沐雨经风，依托《朔方》，宁夏文学由寂静而芬芳，形成了文学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走出了以张贤亮、“三棵树”、西海固作家群、宁夏诗人群等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卓有影响力的宁夏作家；体现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地域特色、西部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朔方》原发作品荣获包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宁夏文学艺术奖在内的各种重要奖项。《朔方》先后被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北方十佳期刊、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被社会各界誉为宁夏的文化名片、西部文学的沃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届《朔方》文学奖入围作品集：2011—2013 /
《朔方》编辑部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 3
ISBN 978-7-227-06000-0

I. ①首… II. ①朔…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777号

首届《朔方》文学奖入围作品集(2011—2013)

《朔方》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陈 浪 管世献 李彦斌

装帧设计 涂 谋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7250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45 千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00-0/I·1497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首届《朔方》文学奖

入围作品集（2011—2013）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郑歌平 冯剑华

主 编：哈若蕙

副 主 编：漠 月 梦 也 张学东

编 委：火会亮 了一容 曹海英 李进祥

序

(回族)哈若蕙*

《朔方》创刊 55 年，是个大生日，编辑部的同志们早早就谋划着，要为此做些什么。但是文学活动总是遭遇囊中羞涩，抹不开面子，美好的设想就只能休眠在想象中生成遗憾。这次我们不再画水镂冰，主动走访中终于花落有声。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国际联合会“紫色梦想杯”的冠名支持，让酝酿多年的“首届《朔方》文学奖”有了一个揭开面纱的时刻。崛起于贺兰山东麓的百万亩葡萄产业带及文化长廊，是西部宁夏悄悄演绎的北纬 38 度的浪漫传奇，宁夏葡萄花卉产业发展局曹凯龙副局长向我们描绘了它未来不可限量的产业前景，更用浓浓的情谊，接纳了《朔方》55 年的文学梦想。所有的创意与筹备由此启航。

回望《朔方》的发展历程，几代编辑人感慨在心。从 1959 年到 2014 年，55 年沐雨栉风。创刊之初，《朔方》时名《群众文艺》，1960 年更名为《宁夏文艺》，1964 年因故停刊。1974 年，《宁夏文艺》复刊。“工农兵写，写工农兵”，尽管当时的作者队伍还显得较为薄弱，但也有了一批坚持文学创作、后来活跃在文坛上的本土作家，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的春天终于到来。尤其突出的是，1979 年至 1980 年初，《宁夏文艺》连续刊发了张贤亮的 6 个短篇小说，反响强烈。1980 年 4 月，《宁夏文艺》更名为《朔方》，标志着这份命运多舛的刊物从此确立了它的纯文学地位，并开始走向全国。1980 年

* 哈若蕙，宁夏文联副主席、巡视员，《朔方》主编，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宁夏作协顾问。

第9期的《朔方》发表了张贤亮的《灵与肉》，随即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引起轰动，也使得《朔方》在全国有了较高的荣誉和知名度。正是从《朔方》开始，张贤亮走上腾飞之路，成为享誉中国和世界文坛的作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宁夏的文学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度萎缩。《朔方》积极调整思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力求突出地域特色，努力发现文学新人，使刊物在一个个文学新人的不断加盟中，始终保持新鲜活力。进入新世纪以来，《朔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采取“集束手榴弹”的方式，不惜版面、不遗余力地推出宁夏青年作家、回族作家、女作家，以及各市（县、区）专号；以“本期一家”的方式推出宁夏作家个人专辑。举措不仅得到了宁夏青年作家们的积极回应，而且发表的作品颇受全国各种选刊和选本的青睐，使得《朔方》的原发作品保持了较高的转载率，影响不断扩大。为了加强宁夏青年作家与全国文坛的沟通，开阔视野，拓展创作思路，《朔方》还多次在北京和宁夏举办西部作家笔会、宁夏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和作品研讨会。这些凝聚着信心与向往的活动，对宁夏文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非凡，围绕《朔方》形成了一支颇为壮观的文学创作队伍，并且持续地呈现出良性发展势头。

可以这样说，宁夏作家的成长，都有在《朔方》习练文学翅膀，发表文学作品，逐渐引起重视，然后走向全国的不平凡经历。正是依托《朔方》，宁夏文学由寂静而芬芳，形成了文学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走出了以张贤亮、“三棵树”、西海固作家群、宁夏诗人群等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卓有影响力的宁夏作家；体现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地域特色、西部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朔方》原发作品荣获包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宁夏文学艺术奖在内的各种重要奖项。《朔方》也先后被评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北方十佳期刊、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被社会各界誉为宁夏的文化名片、西部文学的沃壤。

还记得2014年8月8日，银川秋光灿烂的日子，《朔方》创刊55周年座谈会暨首届《朔方》文学奖（2011—2013）揭晓，宁夏文联七楼会议室嘉

宾云集。不仅有《朔方》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编辑路福增、虞期湘老师，文联原主席、《朔方》原主编杨继国先生到会，本已多年不见，调离外地的《朔方》名编李唯、陈继明也仿若天意般恰巧来银，现身会场，更有结缘《朔方》的不同年龄的作家朋友们，始终关心支持《朔方》和宁夏文学的各界人士、领导到会。整整一个上午，《朔方》55年的成长起伏，从小禾青青到秀色满园，就那样被一段段故事串起又放下，几回回泪水盈盈，几回回深情难抑……或许，这就是文学的节日，是文学雕刻岁月的感动与力道。

与此同时，在一派欢欣中，意在鼓励优秀文学作品创作，推动宁夏文学事业繁荣与发展；强化品牌意识，进一步扩大《朔方》影响力的“紫色梦想杯”首届《朔方》文学奖，经由初选、初评、终评成功揭晓。首届《朔方》文学奖，共设特别贡献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新人奖等7个奖项。张贤亮、马金莲、马悦、李洁冰、季栋梁、东西、刘汉斌、彦妮、古马、杨森君、林一木、牛学智、许艺等13名作家分获此次奖项，他们中大部分是“70后”“80后”宁夏本土作家。应该说，《朔方》此届获奖作品虽然只是在《朔方》最近三年（2011—2013）的原发作品中遴选出来的，但还是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近年宁夏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以及《朔方》“出人才出作品”的办刊理念，文学奖的评选，既是宁夏文学实力的一次整体呈现，也是对宁夏近年文学创作的全面检阅。

8月19日晚8时，在张贤亮先生亲手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百花堂，首届《朔方》文学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时值中国作协“中国梦的多民族影视文学呈现·2014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知名作家和会议代表悉数光临。那一晚的祥和气韵，那一晚的文学盛会，至今生动地留存在到场嘉宾的记忆中。当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丹增向张贤亮颁发首届《朔方》文学奖“特别贡献奖”时，全场掌声雷动。虽然，彼时，贤亮先生已罹患癌症在北京治疗，但《朔方》文学奖“特别贡献奖”的设立和颁发，不仅寄托着我们对曾任《朔方》编辑、主编，时任名誉主编的贤亮先生深深的情谊与敬意，也以此彰显着张贤亮作为“宁夏名片”和

“文学大树”的深刻意义，以及他长期以来对《朔方》、对宁夏文学强有力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贤亮先生在一个多月后的2014年9月27日不幸辞世，由《朔方》颁发的这个“特别贡献奖”也因此成了贤亮先生在世时领取的最后一个文学奖项。

张贤亮，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反思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为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①，3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9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他的大量小说透彻地把握生活与人性，反映了一代人的痛苦与希望，充满了哲理与诗意，是中国的灵魂与声音”^②。宁夏新时期文学的成长与繁荣更当永远镌刻着张贤亮先生的卓越贡献。或许，本届《朔方》文学奖的设立和入围作品的集结，正是我们对贤亮先生最好的告慰。

黄河涛声远，朔方文脉长。55年跨越时空的寻梦之旅，《朔方》既是扶持和培养作家的平台和阵地，也是宣传宁夏的窗口。在当下追寻“中国梦”、催人奋进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朔方》会集结更多的“文质兼美”，“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的优秀之作，“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③

愿我们为《朔方》祝福，为宁夏文学祝福！

愿她春色满园，愿她硕果盈枝！

① 中国作家协会唁电，《朔方》2014年第11期“张贤亮纪念专号”第5页。

②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政府唁电，《朔方》2014年第11期“张贤亮纪念专号”第6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目 录

中篇小说

- 柳叶哨 (回族) 马金莲 / 002
儒仁的涅槃 王佩飞 / 019
台风过境 许冬林 / 066

短篇小说

- 飞翔的鸟 (回族) 马 悦 / 102
玩扑克 王季明 / 113
闹 喜 王保忠 / 131
两瓶蜂蜜 (回族) 平 原 / 143
女人街号外 吟 吟 / 152
牧鹅记 李洁冰 / 163
辞 路 李继林 / 175
麦 戏 季栋梁 / 185
小钱包 袁鸣谷 / 198

散 文

- 真正的经典都九死一生 (外二篇) 东 西 / 208
田埂上最后的守望者 (外一篇) 刘汉斌 / 214
街巷里的凉州 刘梅花 / 218

失守的城堡	红 旗 / 222
断想：作为细节的上圈	阿 舍 / 237
重温孔子	陈继明 / 254
去新疆领奖的路上	洪 立 / 263
我的报刊亭（外一篇）	彦 妮 / 266
妹 妹	（回族）洪梅香 / 283

诗 歌

断续的写作	（回族）马占祥 / 288
落日谣（组诗）	古 马 / 291
回 声（组诗）	刘 涛 / 298
诗九首	沈 苇 / 301
我 们（组诗）	林一木 / 308
青藏册页：众神之山（组诗）	（回族）单永珍 / 312
光阴风雪交加（组诗）	（回族）泾 河 / 316
继续爱着（组诗）	杨建虎 / 321
挥之不去（组诗）	杨森君 / 325

评 论

地域文学的新世纪思考 ——以“西吉文学”为例	牛学智 / 336
---------------------------	-----------

让生活说话，让文学的规律说话	王 蒙 刘 颖 / 344
——王蒙《这边风景》访谈录	
读李进祥的三个短篇小说	(回族) 白 草 / 357

新人新作

看 戏 (短篇小说)	王 风 / 366
烟 火 (短篇小说)	许 艺 / 374
从春天通往春天的路 (组诗)	(回族) 查文瑾 / 389

【附 录】

首届《朔方》文学奖 (2011—2013) 评委会	/ 393
首届《朔方》文学奖 (2011—2013) 获奖名单	/ 394
首届《朔方》文学奖 (2011—2013) 获奖作品颁奖词	/ 395
文学有芬芳 馨香动朔方	
——首届《朔方》文学奖颁奖典礼侧记	(回族) 舟 子 / 399

【代 跋】

朔方吹来满天香	
——首届《朔方》文学奖三人谈	
彭学明 贺绍俊 (回族) 郎 伟 / 405	

中篇小说

- 〈 柳叶哨 〉
- 〈 儒仁的涅槃 〉
- 〈 台风过境 〉



柳叶哨

(回族)马金莲

每天，只要天晴，日头都会从东边那棵老柳树的头顶上探出脸来，再慢慢儿爬高了，悬在蓝天上，孤单地转悠。转悠一整天，在庄稼汉们累得直不起腰的时节，才沿西边的天壁滑落下去。

最先被照亮的，总是梅梅家的西墙。

正是三月，初春，空气里带着乍暖还寒的余味儿。

看见一片亮亮的日头影儿，梅梅心头有了暖和的感觉，就掀起门帘，将一盆子水端出来，随后抱出一包杂物，挽起袖管，蹲在西墙下开始浆洗。

杂物中大半是小妹子的尿布，还有几件小衣裤，也是小妹子的。这时节，小妹子正在睡觉。大人清早一走，梅梅就抱着小妹子一直拍抚。她将自己单薄的身子微微倾伏，用左手揽抱着，右手一下一下拍，嘴里轻轻哄的歌儿是从大人处听来的催眠曲。她像一位笨拙的母亲，费力地哄着怀里的小家伙。同时，她的身子得一起一伏地晃动，正是这种不停的晃动产生出一个节奏，全身上下和着这种节奏，再传递给小妹子。小妹子在这晃动中会停止哭泣进入梦乡或减弱哭势。小妹子很爱哭。她妈将她从奶头上扯下，她就开始哭。她不闹，像只病得不轻的小猫娃，只是一味哼哼地哭着。梅梅不能让小妹子哭，大人一出门，她就得抱着妹子摇晃，把小家伙脸上的泪珠儿全给摇落，摇出昏昏的睡意来，直到完全入睡。

小妹子一旦睡着，梅梅忙趁这会儿空闲干活。一大摊子的活计等着她去干呢。

头一件就是洗尿布。可能一直喝稀汤汤儿，加上欠奶，小妹子的肚子一

直不好，总拉稀屎，弄不好就糊好几片尿布，有时还会糊了裤子和棉袄。洗尿布就成为梅梅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水很凉，刚从缸里舀出来的。清晨，父亲抽空担回来的泉水，带着股黄泥被泉水浸泡后的土腥味儿，还有水草的味道。梅梅抽着鼻子闻着，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清新甜彻的味儿，也有一股夜露般的寒凉。她把水盆放在西墙跟下，盼望日头的影子快一点落下来，好把水晒出暖意来。初升的日头，其实也就一点微弱的暖意，照着人身上脸上，好一阵子，才会有融融的暖意。照在凉水盆里，作用不大。梅梅不敢久等，看着凉水，稍一犹豫，咬着牙，将手伸进去。一阵寒凉袭上心头，她赶紧搓洗，一刻不停地搓，似乎这样就可以抵御寒冷，就热乎了。她先洗衣裤，再洗尿布。要是尿多，泡进水里，一股腥味会扑面而来，她皱着眉头，强压住心头翻涌的恶心，一口气往下洗。遇上难洗的污渍，得擦一擦洋碱，她起身，小胳膊从水里抽出来，红红的，像一截子浸泡过的胡萝卜。

吱儿，忽然，一声哨音；吱儿，又一声，从西墙那边传来。

梅梅不抬头，坐下继续洗。她知道，是马仁在吹树叶哨。

就在高高的西墙那边的院子里。也真是奇怪，只是一堵墙，将两家人隔在两个院落里，这边和那边，也就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过着各自的日子，很少有往来。大人间这样，孩子受大人影响，也相互间生巴巴的。

这种生分，是随着新妈的到来产生并加剧的。据说，梅梅亲妈活着的时节，和邻居女人很投缘，你来我往的，两个女人一有空就隔了墙头拉闲话。这边是个高个子，那边的个头矮，干脆爬上鸡窝，两个人互相瞅着脸，叽叽咕咕说说笑笑，红火得很。那时梅梅还小，自然记不得。后来亲妈无常，新妈进门，一堵墙两边的热闹劲儿就淡了，甚至变得陌生起来。

一半儿因为新妈的脾气，另一半儿缘于邻居女人自己。

新妈脸黑，庄里人称黑夜叉。光一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位不是个善茬儿。果然，她一进门，梅梅等人的日子苦起来，远比没妈的日子难肠。小打小骂是家常事儿，挨饿受冻更难以避免。她喜欢揪住女娃娃的毛辫子，缠在手上，扯紧了打。这样，你挣不脱，更谈不上逃跑，只有乖乖挨打的份儿。算来，挨打最频繁的，是大姐海子。海子性子直，心里憋不住话，一受气就黑下脸来，不敢明着顶嘴，但会噘着嘴巴跟新妈怄气。黑夜叉哪里会容得下这个，自然扯着辫子将其好好教训一番。梅梅姐妹挨打的时节，一旦听到动静，邻居女人就会赶过来拉架。她掰开黑夜叉的手，把娃娃从烧火棍下解救出来。

她噓着气，扭着一对瘦瘦的脚板，劝大人，劝娃娃，带着疼惜的口气数落海子，叫她不该招惹新妈，说后妈也是妈，该当亲妈一样孝顺着才是。海子大姐原本哭得抽抽噎噎，一听这话，不哭了，梗着脖子直戳戳说，当她是亲妈？是个屁！能有我亲妈一个小拇朶儿就好了！她心黑得像个毒蝎子！像长虫！像狗头蜂！在她手底下，我们姊妹就没有活路！

黑夜叉的脸上落下厚厚一层霜，泛着森森的寒意，冲上前又要撕打。邻居女人死命拉扯，可惜她身子瘦小单薄，哪里拦得住，慌乱之中，海子身上又挨了黑夜叉几脚，还有几脚落到了邻居女人身上，疼得她摸着大腿直叫苦。看看战火平息得差不多了，她才拖着带伤的腿回去做饭了。

黑夜叉虐待梅梅姊妹的事儿，慢慢传了出去。庄里人都知道梅梅这几个孤儿命苦，遇上了歹毒的后娘。闲话返回来，传进黑夜叉的耳朵里，她简直气歪了鼻子，断定是隔壁邻家女人传扬出去的。邻家女人再来拉架，黑夜叉就没有好脸色，故意对着她大腿狠狠踢。女人吃了哑巴亏，又疼又气，察觉出味道来，慢慢不再赶来劝架。只是在路上遇到梅梅姐妹了，用怜惜的目光望着，叹息一声。就因为这样，两家的关系变得僵硬生冷，以致慢慢儿断了来往。在大人的约束下，孩子间的来往也少了。就连惯于翻墙游窜的猫，也极少去那边游逛了。

马仁是个单瘦的孩子。长相随他妈，薄嘴唇，单眼皮，一双丹凤眼，猛一看像个女子——还是个很清秀的女子呢。他是马家唯一的男孩，他父亲四十岁上才盼来的宝贝疙瘩，稀罕是自然的。加上前面全是姐姐，可能他妈拉扯女孩拉扯习惯了，就把这个儿子也当女孩儿一样地养着，给他穿花鞋花衣裳，都是姐姐们褪下来的旧穿戴。除这之外，他还留了条小辫子呢。梅梅见过那小辫子，细溜溜的一条儿，像它主人的身子，显得瘦弱，营养不良，黄叽叽的，被一根红头绳绑住，在头顶上一抖一抖地乱弹。

假儿子！假儿子！娃娃们喜欢撵着马仁的屁股跑，讥笑着，喊叫着，巴掌拍得啪啪响。马仁哭着跑回去了，这还是五六岁的时节吧。后来，马仁戴起了帽子。一年四季都戴，夏天是小白帽儿，寒冬换成厚重的狗皮暖帽。总是将那根辫子严严实实地捂住了，不叫外人看到。他不想叫外人看到，天再热也扣着帽子。他要把小辫子牢牢地藏起来。

梅梅手底下搓洗着，在脑子里慢慢儿回想着有关马仁的一些有意思的印象。大人都下地了，马仁一般留在家里。这么大的儿子娃娃，为啥还不帮大人干活呢？梅梅的嘎蛋哥，比马仁大不了几岁，早就陪着大人下地了，风里

来雨里去，只要大人下的苦，他一样不少，没有谁因为他还是个娃娃就疼惜他，不叫他这么早就扛重活。才十五岁的人，背就驼下了，走起路来吭吭地咳嗽，像个过早衰老的小老头儿。

洗着洗着，冰凉的感觉不那么锐利了，梅梅从水里提起手察看，心头混沌沌的，手背青灰，手掌心却红红的，透着一股粉色。屁股下原本有一个小木墩，可以坐着洗，她得出力，使上劲搓揉，只能扔开木墩儿，蹲着洗。尿布上是小妹子昨夜里拉的屎，黄色的痕迹深深渗进布缝里去了，镶嵌着，很难搓洗掉，直洗得她手心都麻木了。她不由得站起来，半躬着身子，弯下腰嘿嘿地搓。水花溅出来，湿了双脚。她光着脚，没穿鞋袜，脚上凉飕飕的。

几只麻雀打树上溜下来，翘着高高的尾巴，瘦瘦的身子一弹一弹，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地跳。有胆大的还跳到梅梅身边来，斜着眼偷窥，看清了水盆里飞溅出来的，只是带着臊味儿的凉水，并没有半颗可吃的粮食渣儿，就带着扫兴跳走了。离去时，生气了一样，小小的嘴巴十分不愿意地叽叽喳喳着，叫着骂着，全是梅梅听不懂的鸟语。梅梅懒得理它们，连斜过眼去看一下都懒得扭头。再说，她不敢与麻雀纠缠，那会虚耗力气。她得尽量保存住身上这点力气，洗完尿布还得接着哄小妹子，还要给牲口倒草料，给鸡喂食。正午大人从地里一回来，在新妈接过小妹子喂奶的那点时间里，她得赶上牲口小跑到沟底去饮水，回来又得给新妈抱柴烧火。她一点也不得闲。干这一连串的活计，总让她力不从心、筋疲力尽，哪里还敢花费力气去和麻雀纠缠呢。

一只毛梢儿泛着红颜色的老麻雀，胆子大得出奇，它径直跳到水盆边上来，小小的干瘦的爪子抓住盆沿，冲梅梅眨几眼，点点头，低下头看一眼水，再看一眼。不待梅梅有反应，嗖一声，它已逃走了。梅梅给气笑了，人活得可怜，连这小小的雀儿也敢来欺负了。

吱儿，吱——儿。哨音又响了起来。

梅梅还是没抬头，只是偏着脑袋留心了一下。有高高的墙堵着，就是抬头也不会看到吹哨子的人。再说，她没那心思，更没力气和工夫。一堆衣物，挨个儿搓了一遍，总算搓完了，拧成小疙瘩，堆在一块木板上。她起身去倒水。脏水得泼到后院的粪土上，大人说这样既干净，还给粪土添了肥力。踉跄着走了几步，她站住了，头有些晕，眼前花里花哨的，有无数碎火星子闪着亮光，直晃悠。她闭上眼，屏住气，稍稍站了一阵。摇摇头，觉得不那么晕了，手里盆子还端着，脏水洒了满身，她小跑进茅房，泼掉水，又进厨房去舀清水。洗过的衣物尿布，得再淘洗一遍。就这样，尿布上还是永远残留

着一股腥哄哄的臊臭味，闻得人心里直难过。尤其肚子空着时，这股腥臭就特别明显，直扑鼻子。她手上身上也是这味道。她烦闷地皱着眉头，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小妹子的妈了，生了她并这样费力地拉扯着她，把自己弄得比个邋遢的女人还狼狈呢。可她还小，还不是个女人。她悲凉地摇摇头，扶着墙根进了屋。

哎——梅梅刚把半盆清水端出来，弯腰准备淘洗衣服时，一个声音传过来。

梅梅不去理睬，她望着刚出缸的水，心上泛起一个寒战。这凉水担回来，倒进缸里，再舀出来，就给人一种很凉很凉的感觉，似乎比在泉里时还凉。其实她心里清楚，它们是一样冰冷的。但怪得很，在人心里，就觉得刚从泉里担回来，带着浓浓的泥腥味和水草味的水，要比在缸里待了一阵的水暖和些。

她犹豫着，不敢把手直接伸进水里。毕竟刚刚进入二月，晴朗的清晨，出门早的话，会看到去年留下的枯草上挂着亮闪闪的霜花呢。她决定等一等，叫日头晒上一阵，打打寒气。日头又升高了一些，阳光一半挂在树梢上，一半铺在墙上。洒在墙上的，金灿灿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新鲜；而照在老榆树上的那一半，就有些苍老了，灰沉沉土蒙蒙的。梅梅心里升腾起一个古怪的念头，觉得照着老树和映在墙上的阳光，不是一个日头发出的光，而是两个，所以这光线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有一小半儿阳光从墙上滑下来，照着西墙下的院子，盆里的水也被照着了。梅梅自己也被一团温热的光包围了。

哎——墙那边又喊了一声。梅梅知道是马仁。他在喊谁呢，给谁“哎”呢？她也不敢贸然断定，抬头好奇地看看西墙。西墙高大结实，新妈进门不久就撵掇父亲，将原来的矮墙拆掉，重新打了这高大厚实的墙。那时梅梅还小，自然记不大清了。好像是新妈嫌老墙太低，墙两边的人家早晚都能看到彼此过日子的情景，糟透了。自打打了新墙，梅梅就整天面对着这高高的厚实的墙，墙头上长出了刺蓬和绿苔，夏天还会开出一串串粉色的打碗花。

有时候，梅梅洗累了，会稍喘一口气，没来由地就会望着眼前的西墙，走上一阵儿神。往往，墙那边会响起欢快的笑声，娃娃喊妈的声音，撒娇的声音。是邻居家的儿女，在围着他们的母亲嬉闹。梅梅心里翻涌起一股热浪，她呆呆地站着听，真是眼热哪，他们是有妈的，亲生生的妈，不是新妈。这样的撒娇欢笑，只有在自己的亲生妈跟前才能有。对于孩子们的呼喊，邻居女人的应答声里总是含着无限疼惜，哪怕是生气了喊骂儿女时，也带着一份